

〔插图本〕

标本师之恋

夏 商/著



你如何把心爱的女人制成标本？一本遗留的日记使凄美的恋情拉开帷幕。痴情男子的惊世之恋，不可能的爱情通过深刻的内心刻画而成为现实。这个故事还是超越欲望的，男女主人公最后接近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境界，一种纯粹的心灵之爱。然后，是不期而至的死亡，再然后，是蹈海殉情，爱情最终超越了死亡，成为一曲挽歌。

花城出版社

标本师之恋

夏 商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标本师之恋/夏商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4
ISBN 7-5360-3512-8

I. 标...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227 号

标本师之恋

夏 商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东中山市逸仙路)

850×1092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 插页 11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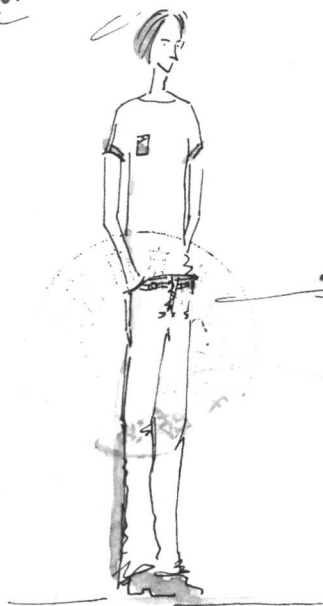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512-8

I·2907 定价: 1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为故事招魂

张颐武

《标本师之恋》说了什么？

这篇小说提供了一个还算有趣的故事，一种有趣的想像。但这部以日记体写成的小说并未提供一种独创的形式，而是在一种人们熟悉的形式中寻求表达的可能性。它渲染了一种乡村小镇的氛围，这种氛围是孤绝的，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以一种平淡无奇的方式凸现了一种人生。一个自然博物馆的标本制作者变为一个小学教师，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标本制作者的身份。他的诡异经历让人想到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夏商以一种极度内省的风格来表述他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爱情是如此充满恐惧和不安、死亡和焦虑，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色彩。而制造标本的职业又让人联想起希区柯克。《标本师之恋》提供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例证。

在这里，叙事是以一个套盒的方式展开的。叙事者“我”发现了一叠日记，这部日记提供了那个标本制作者的情感历程。那个标本制作者的“我”开始叙事。这本日记将他与李炎的爱情作了表述。从故事的构架上看，这显然是一个古典式的殉情故事。标本制作者和已逝的爱人一起选择了大海，其中似乎充满了古典的激情。我们似乎看到了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但这又是一个诡异的事件：伍萧和吴晓的同音构成了一种难言的暧昧性。伍萧是日记的作者，而吴晓则已经死亡。李炎所爱的究竟是吴晓的影子还是一个真实的伍萧？伍萧所叙述的故事是真

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难解的叙述迷宫。夏商力图把这个故事讲得充满悬念。伍萧始终处于吴晓的阴影之下，姓名的同音造成了一种可笑的含混和暧昧的处境。如果我们听这部小说的朗读的话就可以发现其惊人的混乱。谁已经死亡？谁在恋爱？伍萧和吴晓的含混乃是对于生命的确定性的反讽。从这个姓名的含混处开始，这部小说又有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表述，如有关苏紫的故事就非常不可思议。夏商以这些破碎的叙述去提示我们古典境界的不可复现。在这里，故事仿佛具有极大的意义，但又似乎毫无意义。在故事中出现的那种氛围似乎具有支配的作用，这是一种充满宿命感和无可奈何状态的氛围，它出现在小说的每个部分。当标本制作者伍萧和李炎做爱时，吴晓的遗像的破碎喻示了命运的启示和这一爱情的悲惨的结果。夏商在这里既重新发现了古典的情感，又发现了古典的无可挽回的消逝。李炎的死亡和伍萧的死亡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个人只是在命运和死亡面前无能为力的囚徒，他寻找不到他所需要的价值，而在伍萧和李炎的刻骨铭心之外的一切却无非是被欲望追逐的人们。伍萧和李炎的相互迷恋，没有理由，而是一种极度抽象的感情，一如一幅立体派的抽象画一样不可思议地具有一种超越性。

这些表述似乎说明夏商仍然迷恋一种现代主义式的想像，幻想一种“不可再现的崇高”的存在，但他是在一个“后现代”的情境之中表达这种现代主义式的想像的。因此他对于这种现代主义式的“崇高”怀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渴望这种崇高的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又了解这种“崇高”的不可能性。这似乎是最近写作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对于现代主义的矛盾的态度。这似乎是最近一批青年作家写作的共同的特点，这种倾向提供了对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式的缅怀。现代主义

不再是一种必须面对的挑战，而仅仅是一种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这样，夏商和他的同行们真正将现代主义变为了一种古典的文化。我不认为用“六十年代”之类的年代的划分可以描画这种新的倾向，我只是认为在对于现代主义的这种缅怀式的“戏拟”中有一些新的因素出现。他们在一个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中生活，不得不想像一种对于“资本”的“文化化”和“文化”的“资本化”的最新反叛，而这种反叛的一个思想资源乃是现代主义。

爱情的基本要素

李敬泽

在《标本师之恋》中，夏商讲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讲故事是一门手艺，在它的原初状态中，讲故事有一个“现场”，或豆棚瓜架，或茶楼书场。在这个现场中，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有一种奇妙的默契。讲者知道听者想听什么，而听者也知道讲者必定会满足自己的预期。所以，“故事”已经在听者的心中了，讲者所做的是把故事讲出来、讲好。

夏商意识到这个“现场”的存在，他对读者的预期有充分的了解，他知道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他也知道一个爱情故事应该怎么讲，他不打算让他的读者失望。

听上去这不大像是对夏商的夸奖，实际上现在的所谓“纯文学”的小说家们早已远离了讲故事的现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想像为在人群之外孤独地探索世界秘密的人，提到读者会搅扰他们神圣的宁静，更不用说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有一种应该信守的伦理关系。

但在《标本师之恋》中，夏商把读者请进了小说，他的叙述是在读者急切的期待中展开的。两位旅行者在客轮上遭遇一对诡异的恋人，这对恋人的尸体后来在海滩上被发现，但就像在传统欧洲小说中经常发生的，死去的男子有一叠日记落在了两位旅行者手中。于是，《标本师之恋》就具备了一个经典爱情故事的基本要素：爱情、死亡，还有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注视着故事的“读者”。

“读者”在这里代表着日常生活、代表着我们的“现实”，他

们生活在故事之外，但在阅读故事时，他们却期待着最美好、最浪漫、有时是最无道理的爱情。之所以无道理，是因为故事中的爱情可以超越日常生活的严酷逻辑，直接诉诸人的梦想；《廊桥遗梦》的爱情有什么道理？没道理。爱情小说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所以其中到处是一见钟情，《标本师之恋》同样如此。

夏商通过那本日记讲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其中饱含着对激情、怜悯、忠诚这些基本价值的肯定，那位爱情中的男子有种骑士般的文雅，故事发生的地点有一部分是在郊外的田园，而且在这对恋人之间，“自然”是交流情感的重要话题。这个故事还是超越欲望的，他们无法彻底地融合，因为他们不能克服内心深处的道德禁忌。但正是因为超越欲望，他们最终达到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境界，一种纯粹的心灵之爱。然后，是不期而至的死亡，此恨绵绵无尽期。再然后，是殉情，爱情最终也超越了死亡。

当我列举《标本师之恋》的这些要点时，我觉得好像是在谈论“爱情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构成。的确，夏商至少是在小说的日记部分充分地、很可能是有意识地运用了“爱情小说”的惯例。他意识到，这些惯例体现着悠久深远的文学传统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以《红楼梦》为顶点的中国言情传统中的生命悲剧感，西方自中世纪罗曼史到浪漫主义文学的爱情价值观，甚至这里边还有一点二三十年代中国市民文学的感伤幻想，有一点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爱情程式。

也就是说，当我们处理爱情这个主题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主题已经被许多前人写过，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几乎可以肯定是老故事。但这并不是说老故事没有价值，恰恰因为是老故事，它才必然具有历久弥新的能力。因为它的那一套惯例正好体现了我们想像爱情的基本方式、基本的观念架构，也正好满

足了我们久经积累的阅读期待，对此我们作为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感到厌倦的。

但现在很少有小说家愿意认真地面对这个事实，很少有人写作中具有“类型”意识，他们写的是“小说”，但不是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战争小说、侦探小说、恐怖小说、浪漫小说。这些类型都有一套复杂的规则和技巧，这是多少年来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反复磨合的结果。在这种磨合中，每一种类型都力图满足人性的某个基本层面，使这个层面上的梦想得到最为得体的释放和表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标本师之恋》值得一读。它是一部浪漫小说，夏商的浪漫没有让读者失望；这也是一次文学实验，夏商在实验自己在处理一个主题时与传统、与读者充分交流呼应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目前小说所普遍缺乏的。

但夏商在充分运用爱情小说的类型惯例的同时还是对它作了微妙的改写，他在浪漫的幻想之外设置了一个现实的、日常的对比性维度；而且，通过一个奇异的有关“标本”的情节，他使整个小说的美学情调变得复杂，在深情、伤感之外，有了一抹阴寒，这又对他有意遵循的类型提出了怀疑：当人把爱情作为终极价值时，情况有可能是恐怖的。

所以，《标本师之恋》证明，在认真地讲老故事的时候，作家总还是有新的话可说。

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

——唐·李白

那个人在舷梯口出现的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太健康。当然他还年轻，如果他稍稍注重修饰的话，他将是一个体面的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但是他没有那样做，所以他的模样显得有些凌乱，但是凌乱并没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个世道没有人会因为衣冠不整而丧失掉人格。而且，我还要说，他的装束其实都还是些很值钱的货色呢。对品牌的研究，是我这个时装师的特长。对此，我一点都不想谦虚，在这个领域内，很少有人比我更懂行。我敢跟你打赌，我回头对殷子羊说，你看见他那对大皮鞋了吗？别看它现在蓬头垢面，我敢打赌，只要用刷子一刷，连鞋油都不用，立刻可以使它光亮如新，因为它是犀牛牌。

还有，你看见他手上的那块表了吗？我撇了撇嘴，我的助理顺着我的眼神又去注视那只慢慢靠近的手表，我敢打赌它是一只有四十年历史的劳力士。

照你说，这家伙是个藏而不露的富翁？殷子羊目送那个人从我们身前走过去，轻声对我耳语。

他是不是富翁，我不敢打赌，不过这家伙应该有点钱。我说。

这家伙的样子真怪，走路目不斜视，不把人放在眼里。殷子羊说。

我敢打赌这家伙是个艺术家，搞雕塑或者陶艺，你看他的手，指头都不成形了。另外，这家伙还有严重的

肝病，你看他的脸多黄。

殷子羊说，他的病很厉害，他不但是脸色发黄，我还注意到，他的眼睛也是黄的呢。

我敢打赌，这家伙怕是活不长了。我说。

轻点，他离我们不远。殷子羊朝左边瞥了一眼。

放心吧，他听不见。我说。

他进房间了，好像是C房。殷子羊说。

晦气，和这么个病鬼做邻居。我说。

他又出来了，好像从那边的电梯下去了。殷子羊说。

我掉回头，果然看见那个人身影一晃，把半只裤脚留在我的眼睛中。随即他便整个消失了。我们在栏杆的阻挡下朝甲板上张望。过了一分钟，也许更短，他又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他走到舷梯上，晃到岸上去了。

在码头上，他朝一辆厢形小货车走过去，好像要取什么东西。驾驶室里有个戴帽子的胖子，虽然从这里望过去，有估摸一百五十米距离，但我仍能看清楚他们，甚至他们的神态。那个人趴在驾驶室窗口，和胖子说着话。少顷，他离开了车窗，那个胖子打开车门跳下来，两个人朝后面的车厢走去。

小货车的后厢被拉开，那个人拖出了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着一个被毛毯盖住的人。那个人推着轮椅车重又向大船走来，胖子则跟在后面，齐心协力地把轮椅车弄上了甲板，然后那个胖子离开了，一路小跑回到驾驶室

里，掉转了车头，开了一程，随即拐个弯不见了踪影。

我们再回过头来朝货用电梯那边张望，那个人果然正从里面出来，先是轮椅车，然后是那张蜡黄的脸。他推着轮椅车，上面的人被毛毯遮住，除了遗漏出来的一缕长发，别的什么也瞧不见，不过那缕长发已能证明轮椅上坐着的是个女人。

他怎么把她都盖着呢？殷子羊有点纳闷地说。

我敢打赌，肯定是里面的人病了，怕冷，所以用毛毯挡挡风。我说。

你说的有道理，殷子羊拍了我一下，他真的是我们的邻居呢，他确实是住在C房。

我看了一下表，对殷子羊说，船马上就要开了，我们进去吧。

我和殷子羊一前一后走进了D房，坐下不久，听到了敲门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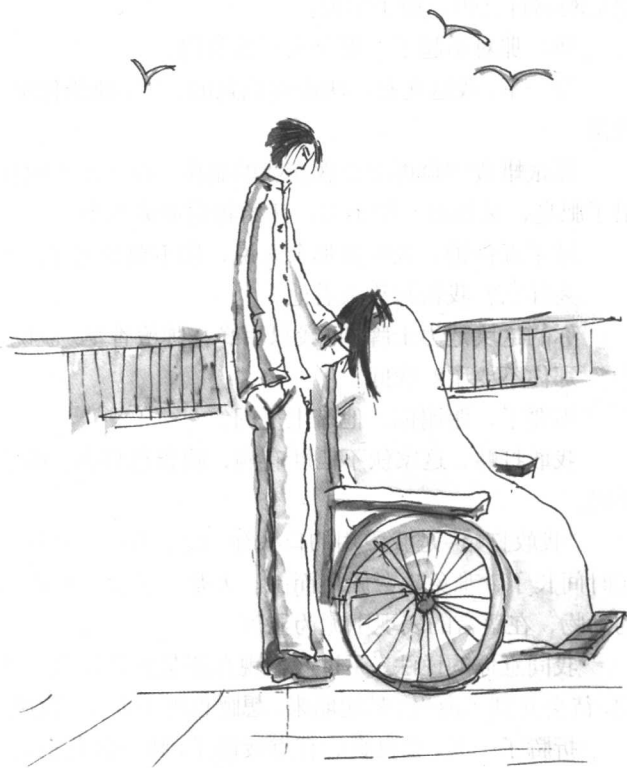
请进。殷子羊说。

从这儿望去，房门上的环形锁旋动起来，从慢慢扩大的门隙中露出一张蜡黄的脸。

请问，你们是住在这儿吗？那个人问。

我们可不是住在这儿吗？殷子羊正话反说。

噢！那个人像是有点走神，我是隔壁的，船已经离岸了，我刚才出来时忘带了肥皂，请问你们有多余的肥皂吗？



他推着轮椅车，上面的人被毛毯遮住，除了遗漏出来的一缕长发，别的什么也瞧不见，不过那缕长发已能证明轮椅上坐着的是个女人。

谁出门带很多肥皂？我们没有多余的肥皂，我们的肥皂刚够自己用。殷子羊说。

噢，那对不起了。那个人开始关门。

等一下，我这儿有一块没有启封的，匀半块给你吧。我说。

那张蜡黄的脸再次出现在我的眼中。我从行李内找出了肥皂，又找出一把小刀，开始将它弄成两半。

过了五秒钟，我听到那个人说，你不要切它了。

为什么？我抬起头来看他。

你的这块是力士牌，可我只用蜂花牌檀香皂。他说。

那你不要了？我问。

不要了，谢谢你。他带上了门。

我敢打赌，这家伙不但肝有病，脑袋也有病。殷子羊说。

“我敢打赌”是我爱用的口头禅。殷子羊和我呆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也会脱口而出。人是一种会互相作用的动物，在语言的表现中尤为显著。

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抓紧休息一下吧，待会儿到了海里，晕起船来，想睡也睡不着了。我说。

折腾了一天，我也真的有点疲倦了，睡一会儿也好。殷子羊说。

我们便闭上了眼，使自己保持安静。殷子羊说，我觉得那家伙真的是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女人都遮

住呢？至少应该让她的脸露出来，让她的鼻子透透气。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也有可能他是让她露出脸来的，是她自己怕冷又拉上了。我说。

你的这种说法可以成立，你说，那个女人会是他的什么人呢？殷子羊问。

那不是明摆着的，不是老婆就是情人。我说。

我还是觉得奇怪，如果那女人真的是病了，那他为什么还要把她弄到船上来呢，待会儿一到海里，晕起船来，那不是遭罪吗？殷子羊说。

对，你的话提醒了我，那小子为什么要带一个病人上船呢？我皱着眉头说。

是的，他们应该留在岸上看病，这小子的肝病如果不好好治，真的会要了他的命。殷子羊说。

对了，我从床上坐起来说，我敢打赌，他们一定是去求医的。

求医？殷子羊皱了皱眉头，市里那么多大医院，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这你就不懂了，市里的大医院只能看看常规的病，像他那种很厉害的肝病，只能到外面去寻访世外高人了。

你说的有道理。殷子羊说。

殷子羊是一个留着八字须的大块头，这个人绝顶聪明，但也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没有主见。我怎么说，他怎么附合，当然这也可以视作他的聪明之处。因为我是